

醫門法律二

子仙珍藏

醫門法律二卷中寒門目錄

陰病論

論辨中寒證要法五條

論治中寒病用藥八難

論朱丹谿述中寒二條

論戴元禮述中寒一條

中寒色脉六則

律三條

比類傷寒論陽虛陰盛治法并死證三十一則

比類金匱論水寒五則

比類金匱論胃寒四則

比類金匱論胸腹寒痛十七則

比類金匱論虛寒下利六則

論寒下利

論寒下利

論寒下利

論寒下利

論寒下利

論寒下利

二卷中寒門方目

一附薑白通湯

二附薑湯

三附薑歸桂湯

四附薑歸桂參茸湯

五辛溫平補湯

六茸寒補氣湯

七桂枝湯加附子方

八真武湯

九芍藥甘草附子湯

十茯苓四逆湯

十一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十二乾薑附子湯

十三附子瀉心湯

十四甘草附子湯

十五四逆湯

十六通脈四逆加減湯

十七白通湯

十八白通加豬膽汁湯

十九附子湯

二十麻黃附子甘草湯

二十一白朮附子湯

二十二桂枝去芍藥加麻辛附子湯

二十三崔氏八味丸

二十四括蕪瞿麥丸

二十五薏苡附子散

二十六烏頭赤石脂丸

二十七九痛丸

二十八附子粳米湯

二十九大建中湯

三十大烏頭煎

三十一大黃附子湯

三十二赤丸

醫門法律卷之二

西昌喻言甫著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中寒門

論一首
律三條

法十三條
比類法六十九條

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分配手足各六經百病之生。莫不繇之。軒岐論列要在於此。然原始上古經文。先師儻季貸所傳。每思洪荒初闢。結繩紀事。書從何來。豈光音天化生世界。蚤有天醫降下乎。抑仰求大自在天而得之乎。然則醫藥者。上天之載也。窮理盡性至命。首推醫學矣。去古漸遠。無階可升。

日取內經讀之。其端緒或有或無。有者可求。無者將何求耶。君相二火。及燥氣。未曾深及。卽寒之一氣。賴先聖張仲景。推演傷寒。中寒爲二論。不知中寒論何以不入金匱之藏。至晉初卽無可搜求。并其弟子衛沈。四逆三部厥經亦亡。從未有老醫宿學記載一語。晉人之淺於譚醫。豈待問哉。設使晉代仙醫許旌陽。葛稚川之流。仰遡丹臺紫府。大自在天之藏。得其原論。亦未必爲當世之所好矣。昌

既尙論傷寒論。不揣凡駑。竊欲擬議仲景傳世之文。以窺見不傳之一班。後及內經之風熱暑濕。并

燥火缺畧百病傳訛。綿力任重。老而不休。志非不
苦。但以從不見聞之說。定爲率由坦道。按劒而詫
不祥。在所不免。然十百中。豈無二三知己。取其大
關畧其小。失乎見爲是者。因其是。暢發奧旨。見爲
非者。因其非。另豎偉議。總不肯安上世。至今相沿
之黷汶。而必欲耀之光明。有仲景表章內經於前。
有諸君子表章內經金匱於後。昌於後輩中。如雜
劇登場。漫引其端。要不謂非箇中人物也。且昌數
十載寤寐誠求。纔脫凡身。必承提命。此番公案。尙
有待於再來云。

陰病論

喻昌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動而不息。陰靜而有常。二氣交而人生。二氣分而人死。二氣偏而病起。二氣乖而病篤。聖神憂之。設爲醫藥。調其偏駁。使歸和平。而民壽以永。觀於生氣通天論中。論人身陽氣如天之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是雖不言陰病。而陰病之機。宛然可識。但三皇之世。如春陽和司令。陰靜不擾。所以內經凡言陰病。但啓其端。弗竟其說。厥後國政乖訛。陽舒變爲陰慘。天之陽氣閉塞。地之陰氣冒明。冒明者。以陰濁而冒蔽陽明也。百川沸

騰山冢。翠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詩言之矣。民病因之。橫天宏多。究莫識其所以。橫天之故。漢末張仲景著傷寒論十卷。治傳經陽病。著卒病論六卷。治暴卒陰病。生民不病。卒病論當世卽已失傳。豈非其時賢士大夫。莫能深維其義。金匱玉函。置而弗收。其流布民間者。悉罹兵火之厄耶。仲景已後。英賢輩出。從未。有闡揚其烈者。惟寒祇和於中寒一門。微有發明。誨人以用。附子乾薑爲急。亦可謂仲景之徒矣。然自有醫藥以來。祇道其常。仲景兼言其變。詫而按劍。勢所必至。越千百年。祇和草澤一家之言。已不似仲景登

高之呼。況有丹溪節齋諸縉紳先生。多主貴陰賤陽。立說曰陽道饒。陰道乏。曰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曰陰氣難成。易虧。故早衰。製爲補陰等丸。畸重乎陰。疇非至理。第於此道。依樣葫蘆。未具隻眼。然世醫莫不奉以爲宗。即使卒病論傳之至今。亦與傷寒論同其悠。悠。汶。汶。也。已。嗟乎。化日舒長。太平有象。亂離愁慘。殺運繁興。救時者儻以貴陰賤陽爲政教。必國非其國。治病者。倘以貴陰賤陽爲藥石。必治乖其治矣。豈通論哉。昌尙論仲景傷寒論於凡陰病見端。當以回陽爲急者。一一表之。吾門已駸駸知所先矣。今欲弁度。

金鍼暢言底裏。易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夫晝爲陽。羣陰莫不潛伏。夜爲陰。羣陰得以現形。諸鬼爲之夜。食一切山精水怪。揚氛吐燄。伎倆無窮。比雞鳴則盡。隱矣。蓋雞鳴夜雖未央。而時則爲天之陽也。天之陽開。故長夜不至。漫漫而將旦也。陰病之不可方物。此見一斑。而誰爲燃犀之照也哉。佛說四百四病。地水火風各居百一。是則四百四病皆爲陰病矣。夫水火木金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原不獨疇於陰。然而五行皆附地而起。水附於地。而水中有火。火中有風。人所以假合成身。身所以相因致病。率稟四者。金性堅。

剛不受和合。故四大惟金不與。證無生者。必修西方。佛土有繇然也。世人但知地氣靜而不擾。偶見地動。便駭爲異。不知地氣小動。則爲災眚。大動則爲劫厄。劫厄之來。天地萬物。凡屬有形。同歸於壞。然地氣有時大動。而世界得不速壞者。則以玄天真武坐鎮北方。攝伏龍蛇。不使起陸。以故地動而水不動。水不動而水中之火。火中之風。自不動也。仲景於陰盛亡陽之證。必用真武湯以救逆者。非以此乎。至於戊亥混茫。亦非天翻地覆。互相混也。天原不混於地。迺地氣加天而混之耳。蓋地水火風四輪。同時轟轉。雷礮冲

射之威千百億道震盪於五天之中頃之攪毀太空
混爲一區而父母所生血肉之軀其陰病之慘烈又
當何如禪宗有白浪滔天劫火洞然大千俱壞等語
豈非四大解散之時實有此象乎究竟地氣之加於
天者止加於欲界色界等天不能加於無色界天所
以上八景中忉利天宮萬聖朝真兜率內院諸天聽
法各各身除中陰頂現圓光由此直接非想非非想
天而入佛界法界覩大千世界若掌中一果矣更何
劫運可加之耶劫運所加之天至子而開陰氣下而
高覆始露至丑而陰氣盡返於地而太空始廓兩儀

分奠厥位。日月星辰麗乎天。華嶽河海附乎地。五天
之氣。散佈於列曜。九地之氣。會通乎山澤。以清以寧。
日大日廣。庶類以漸萌生。而天界隙中所餘。暴悍濁
陰。動輒綿亘千萬丈。排空直墜。摧殘所生。靡有孑遺。
天開地闢以後。陰慘餘殃。尙若此。其可畏。必至寅而
駁劣。悉返冲和。天光下濟。地德上承。名木嘉卉。纍纍
垂實。光音天人。下食其果。不復昇舉。因得施生。乃至
繁衍而成天地人之三界也。此義關係人身性命。病
機安危。最宏最鉅。儒者且置爲不論。不議。醫者更蔑
聞矣。昌每見病者。陰邪橫發。上干清道。必顯畏寒。腹

痛下利上嘔自汗淋漓肉瞶筋惕等證卽忙把住關
門行真武坐鎮之法不使龍雷升騰霄漢一遵仲景
已傳之祕其人獲安倘先此不治頃之濁陰從胸而
上入者咽喉腫痺舌脹睛突濁陰從背而上入者頸
筋龕大頭項若冰轉盼渾身青紫而死謂非地氣加
天之劫厄乎惟是陡進附子乾薑純陽之藥亟驅陰
邪下從陰竅而出非與迅掃濁陰之氣還返地界同
義乎然必盡驅陽隙之陰不使少留乃得功收再造
非與一洗天界餘氛俾返冲和同義乎會仲景意中
之法行之三十年治經百人凡遇藥到莫不生全雖

曰一時之權宜。卽擬爲經常之正法可也。醫學缺此誠爲漏義。謹立鄙論以開其端。後有作者。出其廣大精微之蘊。是編或有可採云爾。

卒中寒者。陽微陰盛。最危最急之候。經曰陰盛生內寒。因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泄。不泄則溫氣去。寒獨留。留則血凝。血凝則脉不通。其脉盛大以瀉。故中寒內經之言若此。今欲會仲景表章內經之意。敷陳一二。敢辭饒舌乎。

經旣言陰盛生內寒矣。又言故中寒者。豈非內寒先。生外寒。後中之耶。經旣言血凝脉不通矣。又言其脉。

盛大以瀆者。豈非以外寒中。故脉盛大。血脉閉。故脉
瀆耶。此中伏有大疑。請先明之一者。人身衛外之陽
最固。太陽衛身之背。陽明衛身之前。少陽衛身之兩
側。今不繇三陽。而直中少陰。豈是從天而下。蓋厥氣
上逆。積於胸中。則胃寒。胃寒。則口食寒物。鼻吸寒氣。
皆得入胃。腎者胃之關也。外寒斬關。直入少陰。腎藏
故曰中寒也。此內經所隱而未言者也。一者其脉盛
大。以瀆。雖曰中寒。尚非卒病。卒病中寒。其脉必微。蓋
內經統言傷寒。中寒之脉。故曰盛大以瀆。仲景以傷
寒爲熱病。中寒爲寒病。分別言之。傷寒之脉。大要以

大浮數動滑爲陽。沉濇弱弦微爲陰。陽病而見陰脈。且主死。況陰病卒急。必無反見陽脈之理。若只盛大以濇。二陽一陰。亦何卒急之有哉。此亦內經所隱而難窺者也。

再推仲景以沉濇弱弦微爲陰脈矣。其傷寒傳入少陰經。則曰脈微細。今寒中少陰。又必但言脈微不言細矣。蓋微者陽之微也。細者陰之細也。寒邪傳腎。其亡陽亡陰。尙未可定。至中寒。則但有亡陽而無亡陰。故知其脈必不細也。若果見細脈。則其陰先已內虧。何繇而反盛耶。

在傷寒證。惟少陰有微脉。他經則無。其太陽膀胱爲少陰之府。纔見脉微惡寒。仲景蚤從少陰施治。而用附子乾薑矣。蓋脉微惡寒。正陽微所至。詩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在天象之陽。且不。可微。然則人身之陽。顧可微哉。腎中旣已陰盛。陽微寒。自內生。復加外寒。斬關直中。或沒其陽於內。滅頂。罹殃。或逼其陽於外。隙駒避舍。其人頃刻云亡。故仲景以爲卒病也。

人身血肉之軀。皆陰也。父母構精時。一點真陽。先身而生。藏於兩腎之中。而一身之元氣。由之以生。故謂

生氣之原。而六淫之外邪。毫不敢犯。故謂守邪之神。暗室一燈。炯然達旦。耳目賴之以聰明。手足賴之以持行者矣。昔人傲雪凌寒。尋詩訪友。猶曰一時之興。到至如立功異域。嚙雪虜庭。白首猶得生還。幾曾內寒生而外寒中耶。故以後天培養先天。百年自可常享。苟爲不然。陽微必至。陰盛陰盛愈益。陽微一旦外寒卒中。而以經常之法治之。百中能有一活耶。卒病之旨。其在斯乎。

腎中真陽得水以濟之。留戀不脫。得土以堤之。蟄藏不露。除施泄而外。屹然不動。而手足之陽爲之役使。

流走周身。固護腠理而捍衛於外。而脾中之陽。法天之健。消化飲食。傳布津液。而運行於內。而胸中之陽。法日之馭。離照當空。消陰除疇。而宣布於上。此三者。豐亨有象。腎中真陽安享太寧。故有八十而御女生子。餘勇可賈者矣。卽或施泄無度。陽痿不用。尙可遷延歲月。惟在外在上在中之陽。衰微不振。陰氣廼始有權。或膚冷不溫。漸至肌鞭不柔。衛外之陽不用矣。或飲食不化。漸至嘔泄痞脹。脾中之陽不用矣。或當膺阻礙。漸至窒塞不開。胸中之陽不用矣。乃取水土所封之陽出而任事。頭面得陽而戴赤。肌膚得陽而

燥。脾。胃。得。陽。而。除。中。卽。不。中。寒。其。能。久。乎。

寒。中。少。陰。行。其。嚴。令。埋。沒。微。陽。肌。膚。凍。裂。無。汗。而。喪

神。守。急。用。附。子。乾。薑。加。蔥。白。以。散。寒。加。猪。膽。汁。引。入

陰。分。然。恐。藥。力。不。勝。熨。蔥。灼。艾。外。內。協。攻。迺。足。破。其

堅。凝。少。緩。須。臾。必。無。及。矣。此。一。難。也。

若。其。人。真。陽。素。擾。腠。理。素。踈。陰。盛。於。內。必。逼。其。陽。亡

於。外。魄。汗。淋。漓。脊。項。強。硬。用。附。子。乾。薑。猪。膽。汁。卽。不

可。加。蔥。及。熨。灼。恐。助。其。散。令。氣。隨。汗。脫。而。陽。無。絲。內

返。也。宜。撲。止。其。汗。陡。進。前。藥。隨。加。固。護。腠。理。不。爾。恐

其。陽。復。越。此。二。難。也。

用附子乾薑以勝陰復陽者取飛騎突入重圍寒旗
樹幟使既散之陽望幟爭趨項之復合耳不知此義
者加增藥味和合成湯反牽制其雄入之勢必至迂
緩無功此三難也

其次前藥中即須首加當歸肉桂兼理其榮以寒邪
中入先傷榮血故也不爾藥偏於衛弗及於榮與病
即不相當邪不盡服必非勝算此四難也

其次前藥中即須加入人參甘草調元轉餉收功帷
幄不爾薑附之猛直將犯上無等矣此五難也

用前藥二三劑後覺其陽明在躬運動頗輕神情頗

悅○更○加○黃○芪○白○朮○五○味○白○芍○大○隊○陰○陽○平○補○不○可○歇○
手○蓋○重○陰○見○覲○浪○子○初○歸○斯○時○搖○搖○靡○定○怠○緩○不○爲○
善○後○必○墮○前○功○此○六○難○也○

用○羣○隊○之○藥○以○培○陰○護○陽○其○人○卽○素○有○熱○痰○陽○出○蚤○
已○從○陰○而○變○寒○至○此○無○形○之○陰○寒○雖○散○而○有○形○之○寒○
痰○阻○塞○竅○隧○者○無○繇○遽○轉○爲○熱○薑○附○固○可○勿○施○其○牛○
黃○竹○瀝○一○切○寒○涼○斷○不○可○用○若○因○其○素○有○熱○痰○妄○投○
寒○劑○則○陰○復○用○事○陽○卽○躁○擾○必○墮○前○功○此○七○難○也○
前○用○平○補○後○已○示○銷○兵○放○馬○偃○武○崇○文○之○意○茲○後○總○
有○頑○痰○留○積○經○絡○但○宜○甘○寒○助○氣○開○通○不○宜○辛○辣○助○

熱壅塞蓋辛辣始先不得已而用其毒陽既安堵卽
宜休養其陰何得喜功生事徒令病去藥存轉生他
患漫無寧字此八難也。

昌粗陳病槩明告八難良工苦心此道庶幾可明
可行矣然鹵莽拘執之輩用法必無成功愚昧鮮
識之人服藥必生疑畏謹合陰病論請正
明哲巨眼懇祈互相闡發俾卒病之旨人人共明坦
然率由詎非生民之厚幸乎。

丹谿曰中寒者倉卒受寒其病卽發而暴蓋中寒
之人乘其轉理疎豁一身受邪難分經絡無熱可

散。溫。補。自。解。此。胃。之。大。虛。不。急。治。去。生。甚。遠。法。當。
溫。散。理。中。湯。甚。者。加。附。子。其。見。解。超。出。尋。常。矣。然。
又。曰。有。卒。中。天。地。之。寒。氣。口。傷。生。冷。之。物。有。外。感。
無。內。傷。用。仲。景。法。若。挾。內。傷。補。中。益。氣。湯。加。發。散。
之。藥。必。先。用。參。芪。托。住。正。氣。可。見。丹。谿。宗。尙。東。垣。
猶。在。仲。景。宮。牆。之。外。未。知。其。中。宗。廟。百。官。之。富。美。
也。

戴元禮曰中寒是身受肅殺之氣口食冰水瓜果
冷物病者必脉沉細手足冷息微身倦雖身熱亦
不渴倦言語或遇熱病誤服此藥輕者至重重者

至死在脉數者或飲水者煩躁動搖者皆是熱病
寒熱二證若水火也不可得而同治誤則殺人學
者慎之。按元禮國朝各醫中之翹楚也。其於中寒
畧窺大意未識奧旨。且不曰以熱病法治之則死。
反曰熱病用此藥卽死。殊失主客。然二老外更無
有言及中寒者。昌又推其登壇建幟之功矣。

律三條

凡治陰寒暴病恣用清涼藥者百無一活如此死者
醫殺之也。

凡治暴寒病胸中茫無真見雖用辛熱或以漸投或

行監制時不待人倏然而逃。醫之罪也。

凡醫起一陰病者。即可免一劫厄。天理人事必至之符也。其不能起人卒病而求幸免劫厄。自不可得。世有藹藹吉人。其擇術當何如耶。

比類仲景傷寒論陽虛陰盛治法并死證三十二則

太陽經九法

太陰經一法

少陰經七法

少陰死證

五法

厥陰經五法

厥陰死證

五法

卒病論雖亡傷寒論固存也仲景於傷寒陽微

陰盛惡寒之證尚不俟其彰著早用附子乾薑

治之并灸之矣况於卒病乎况於卒病彰著之

極者乎茲特重加剖釋非但治卒病有據即遇

傷寒危證毫髮莫遁耳

仲景治傷寒傳經熱病邪在太陽之初便有用附子

治陽虛九法

其一因誤用發汗藥致汗漏不止者用桂枝湯加附子爲救法。⑦其證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風傷衛之證原惡風加以誤汗則腠理盡開而惡風愈甚小便難者諸陽主氣陽亡於外膀胱之氣化自不行也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四肢爲諸陽之本亡陽脫液斯骨屬不利也陽虛之人誤發其汗既可用此方以救其陽未汗之先寧不可用此方以解肌得汗乎仲景於桂枝湯中加人參參加附子不一而足其旨微矣。

其一因誤汗致心悸頭眩身瞤動無可奈何者用真

武湯爲救法。⑧其證發汗不解，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

汗雖出而熱不退，則邪未盡，而正已大傷。况裏虛爲悸，上虛爲眩，經虛爲瞤，身振振搖，無往而非亡陽之象，所以行真武把關坐鎮之法也。

其一爲發汗不解，反惡寒者，用芍藥甘草附子湯爲救法。⑨其證發汗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

未汗而惡寒，邪盛而表實，已汗而惡寒，邪退而表虛。陽虛則惡寒，宜用附子固矣。然既發汗不解，可知其熱猶在也。熱在而別無他證，自是陰虛之熱。

又當用芍藥以收陰。此榮衛兩虛之救法也。

其一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用茯苓四逆湯

為救法。⑩

誤汗則亡陽而表虛。誤下則亡陰而裏虛。陰陽俱

虛邪獨不解。故生煩躁。用此湯以救之。前一證榮

衛兩虛。此一證表裏兩虛。製方之妙。又非表裏一

言可盡。蓋煩為心煩。躁為腎躁。故用乾薑附子入

腎以解躁。茯苓人參入心以解煩也。

其一誤下而致脉促胸滿。復微惡寒者。用桂枝湯去

芍藥加附子為救逆。⑪

脉促雖表邪未盡然胸但滿而不結則以誤下而損其胸中之陽也加以微惡寒則并腎中之真陽亦損而濁陰用事矣故去芍藥之陰加附子以回陽也。

其一下之後復發汗脉沉微身無大熱者用乾薑附子湯爲救法。②其證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脉沉微身無大熱。

此證前一條云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脉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誤汗亡陽誤下亡陰故云內外俱虛然不出方以用附子回陽人參益陰

已有成法不必贅也。此復教人以精微之蘊。見亡陽一證。較亡陰倍多。然陽用事於晝者也。熱煩躁擾不得眠。見於晝者。若此陰用事於夜者也。安靜不嘔不渴。見於夜者。若彼。豈附子人參陰陽兩平之可施乎。必乾薑附子偏於辛熱。乃足回其陽。以協於偏勝之陰也。

其一風濕兩邪搏聚。一家用甘草附子湯。分解法之。其證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

風則上先受之。濕則下先受之。逮至兩相搏聚。注

經絡流關節。滲骨體。軀殼之間無處不到。則無處不痛也。於中短氣一證。乃汗多亡陽。陽氣大傷之徵。故用甘草附子白朮桂枝爲劑。以復陽而分解外內之邪也。又寒傷榮而無汗之證。用桂枝附子湯。卽本方去朮加薑棗之制也。其寒傷榮無汗而大便鞭小便自利者。知其邪不在表。則本方去桂枝。仍用朮。藉其益土燥濕之用也。三方原三法。今併爲一。見治風濕相搏。不出以回陽爲急務耳。其一。心下痞而惡寒汗出。用附子瀉心湯。復陽瀉痞。兼而行之之法。④

瀉心湯有五曰甘草曰半夏曰生薑曰黃連曰附子以惡寒汗出陽虛之證。較陰痞更急。故用麻沸湯漬去痞之藥。而侵入濃煎之附子汁。雖曰一舉兩得。其所重從。可識矣。

其一誤用陽旦湯致逆。用四逆湯救逆一法。(五)

陽旦湯者桂枝湯加黃芩之制也。其人陽氣素衰者。雖當夏月。陽外陰內。桂枝湯中可加附子。不可加黃芩。所以其人得湯便厥也。若重發汗或燒針者。誤上加誤。非四逆湯不能回其陽矣。

陽明少陽二經。絕無用附子法。惟太陽一經。獨有

不得不用之證。蓋太陽膀胱爲腎之府。腎中陽虛。陰盛。勢必傳出於府。以故纔見脈微惡寒。漏汗惡風。心悸頭眩。肉瞤筋惕。躁擾等證。縱是傳經熱病。不得不用薑附以消陰復陽也。而暴病不繇傳經發熱。卒然而至。尙何等待而不用附子乾薑乎。

太陰經一法

傷寒傳太陰經。有自利不渴一證。乃其人平素濕土之藏有寒也。故用四逆湯爲溫土之法。(五)太陰濕土之藏有寒。不用理中而用四逆者。此亦可見仲景之精義。蓋水土同出一源。冬月水煖則

土亦煖。夏月水寒。則土亦寒。所以土寒。卽陰內陽外。非細故也。用四逆以溫土。抑何神耶。

少陰經七法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用灸及附子湯。外內協攻之法。(六)

口中和而不燥不渴。其無裏證可知。况背爲督脉。統督諸陽。上行之地。他處不寒。獨覺背間寒者。其爲陽虛而陰邪上湊。又可知。故外灸內溫。兩法並施。必求陰消陽復。而後已也。不知者謂傷寒纔一二日。外證且輕。何反張皇若此。詎識仲景正以一

二日卽顯陽虛陰盛之證。蚤從暴病施治。所謂見微知著也。若待至三四日。勢必極盛難返。不可救藥矣。况於三四日以後。其非暴病明矣。又何用張皇也哉。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用微發汗之法。(七)

得病纔二三日。無吐利躁煩嘔渴裏證。其當從外解無疑。然少陰絕無發汗之法。汗之必至亡陽。惟此一證。其外發熱無汗。其內不吐利躁煩嘔渴。乃可溫經散寒。取其微似之汗。此義甚微。在太陽經

但有桂枝加附子之法並無麻黃加附子之法蓋
太陽病無脈微惡寒之證卽不當用附子及見脈
微惡寒吐利躁煩等證亡陽已在頃刻又不當用
麻黃卽此推之凡治暴病而用麻黃者其殺人不可
轉曉矣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有用附子湯

一法 (共)

一身骨節俱痛者傷寒太陽經病也若手足寒而
脈沉則腎中真陽之虛審矣可見身體骨節之痛
皆陽虛所致而與外感不相涉矣故用附子湯以

助陽而勝腎寒。斯骨節之痛盡除也。若以其痛爲外感之痛。寧不殺人乎。

少陰下利。脈微者。有用白通湯一法。

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有白通加豬膽汁一法。

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少陰下利。其人腎藏虛寒邪盛也。脈微者。與白通

湯驅寒助陽。斯利止。脈健矣。服之利不止。轉至無

脈。嘔煩有加。此因以熱藥治寒。寒甚而格藥不入。

徒增其逆亂之勢也。加豬膽汁爲嚮導。斯藥入而

寒不爲拒陽。可回。脈可出矣。然脈必微續。乃生。暴

出反死甚哉。虛陽之易出難回也。

少陰下利有水氣。或咳。或嘔者。有用真武湯。

加減法 (八)

陰寒甚而水汎濫。由陽虛不能攝水。復不能生土。

以制水。以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

利。或小便亦利。或咳。或嘔。水性汎濫。則無所不之。

也。因其見證不一。故有加減法。餘見尙論篇。

少陰下利。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脉微欲絕。有用白通

四逆湯加減一法。 (辛) 面色赤者。加蔥九莖。腹中痛者。

去蔥。加芍藥二兩。嘔者。加生薑二兩。咽痛者。去芍藥。

加桔梗一兩。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

少陰死證五條

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陰盛無陽也。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陽回利止則生。若利止更加眩冒。則其止也。乃陰已先亡。故陽無依附。浮越於上。而神氣散亂。時時自冒也。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踈。脉不至。不煩而躁者死。
脉不至。陽已先絕。不煩而躁。孤陰頃刻自盡矣。
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息高則真陽上越。其下無根。綿綿若存之地。神機化滅。故主死也。

少陰病。脉微沉細。但欲卧。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卧寐者死。

傷寒忌見陰脉。故仲景謂少陰病脉沉者。急温之。今脉之微沉細具見。外證嗜卧。汗出不煩。陽不爲用矣。自欲吐。陰邪上干矣。更加自利。則藏氣必至盡絕矣。况始先不煩。今更煩躁。始先欲寐。今更不得卧寐。所存一綫之陽。擾亂若此。可復收乎。

厥陰經五法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一法。

陽邪當結於陽。不結胸。則陽虛可知。陰邪當結於陰。冷結在膀胱關元。則陰盛可知。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有灸之之法。

脈見喘促。陽氣內陷。急遽不舒之狀也。加以手足厥逆。陽微陰盛。必霍滅頂之凶。故當灸之以通其陽也。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用四逆湯一法。(五)

大汗出而邪不除。陽則反虛矣。內拘急。四肢疼。下利厥逆惡寒。則陽之虛者已造於亡。而陰之盛者。尙未有極。故用四逆湯以勝陰復陽也。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用通脈四逆湯。法一

下利裏寒。加以外熱。是有裏復有表也。然在陽虛之人。雖有表證。其汗仍出其手足。必厥。纔用表藥。立至亡陽。不用表藥。終是外邪不服。故於四逆湯中。加蔥爲治。絲絲必貫。爲萬世法程。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用四逆

湯一法。(五)

嘔與微熱似有表也。脉弱則表邪必不盛。小便利則裏邪必不盛。可見其嘔爲陰邪上干之嘔。熱爲陽氣外散之熱。見厥則陽遭陰掩其勢駸危。非用四逆湯莫可救藥矣。難治二字。回互上條多少叮嚀。見嘔而微熱與裏寒外熱。毫釐千里。用四逆湯卽不可加蔥以速其陽之飛越。學者可不深研乎。

厥陰死證四條

傷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死。

灸所以通陽也。厥不還則陽不回可知矣。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腎主躁。躁不得卧。腎中陽氣越絕之象也。

發熱而厥。七日下利者爲難治。

先熱後厥。病邪已爲加進。其厥復至七日之久。所望者。陽回厥返耳。若更加下利。是其虛寒深。錮陽固無回馭之機。陰亦有立盡之勢。故難治也。

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陰無陽故也。

發熱而利。裏虛而外邪內入也。故曰有陰。汗出不止。表虛而內陽外出也。故曰無陽。

再按少陰腎中內藏真陽。其死證。舍真陽外亡。別

無他故矣。乃厥陰之死證。亦因厥逆不返。下利不止。致腎臟真陽久出不返。乃成死候。然則腎臟之真陽。豈非生身立命之原乎。觀此而卒病論之旨。全現全彰矣。

行
卷之三
三

此處有極多之塗抹痕跡，文字已完全模糊不清。

此處亦有極多之塗抹痕跡，文字已完全模糊不清。

全書卷之三

其得道者。立命之果乎。雖此而卒陳簡之古。
其得道者。立命之果乎。雖此而卒陳簡之古。
其得道者。立命之果乎。雖此而卒陳簡之古。
其得道者。立命之果乎。雖此而卒陳簡之古。

比類金匱水寒五則

仲景卒病論既亡昌於卒暴中寒證歸重少陰
腎藏之真陽惟真陽衰微不振外寒始得卒然
中之著陰病論暢發其義矣透此一關於以讀
仲景之書無徃非會心之妙如金匱水氣病證
治條下泛而觀之以爲論水而已初不解其所
指也詳而味之乃知水雖有陰陽之分要皆陰
象要皆少陰腎所專司少陰之真陽蟠據屹然
不露則水皆內附而與腎氣同其收藏無水患
之可言也必腎中真陽虧損然後其水得以汎

濫於週身。而心火受其湮鬱。脾土受其漂沒。其勢駿成滔天。莫返矣。故特發金匱奧義數則於左。以明治之一斑。

金匱五水之分曰風水。曰皮水。曰正水。曰石水。曰黃汗。其風水皮水黃汗。雖關於腎。屬在陽分。至於正水石水。則陰分之水。一切治陽水之法。所不得施之者矣。正水其脉沉遲。外證自喘。北方壬癸自病。故脉見沉遲。腎藏水。肺生水。子病累母。標本俱病。故外證自喘。內經曰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故聚水成病。上下溢於皮膚。跗腫腹大。上爲喘呼。不得

卧。金匱正水之名。蓋本諸此石水。其脉自沉。外證
腹滿不喘。此因腎氣并於水而不動。故脉沉。水畜
膀胱之內胞。但少腹滿硬。氣不上干於肺。故不喘。
內經曰。陰陽結斜。陰多陽少。名曰石水。又曰。腎肝
并沉爲石水。以肝腎兩藏之氣。皆得貫入胞中。故
也。而巢氏病源。又謂石水者。引兩脇下脹痛。或上
至胃腕則死。其說果何所據耶。蓋石水旣關肝腎
二藏。然則腎多。卽下結而難上。肝多。則挾木勢上
犯胃界。亦勢有必至耳。葉永言。少腹有痕。卽石
水之證。偶因感發。痛楚叫喊。醫不察。誤以柴胡藥

動其肝氣且微下之。嘔血如污泥而死。巢氏所指。始此類矣。門人問治葉永言病。施何法則愈。荅曰。經言先痛而後病者。治其本。當先溫其疝。瘕用附子肉桂勝其寒。救其陽。止其痛。後治其感可也。醫不知此。而用小柴胡湯。不應。見其大便不通。用導法。不應。又微下之。詎知濁陰上逆。必用溫藥。陰竅乃通。設行寒下。則重陰沍寒。助其橫發。貶濁之物。傾囊倒上。貫胃出口。所不免矣。仲景既有動氣在下。不可汗下之戒。又謂跌陽脉當伏。今反緊。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醫反下之。下之即胸滿短氣。

蚤見及此。蓋不溫其痼。反用寒下。虛其胸中之陽。則陽不布化。陰得上干。迺至胸滿短氣。敗濁一齊上湧而死也。卽是推之。凡有痼。腹瀉腹痛之證。重受外寒。其當溫經救陽。允爲定法矣。本卷後採仲景治寒疝用烏頭煎方。可參閱。

金匱云。少陰脈緊而沉。緊則爲痛。沉則爲水。小便卽難。脈得諸沉。當責有水。身體腫重。水病脈出者死。

此論少陰病水之脈。出見浮大。則主死。然風水皮水。其脈皆浮。妊婦病水。其脈亦浮。不在此例也。夫少陰者。至陰也。於時主冬。沉脈見者。水象與經氣。

皆所當然。故其脉反出。卽是少陰經氣不得藏而外絕。必主死矣。究竟所謂脉出主死者。非但以其浮也。惟沉之而無脉。然後浮之而主死耳。

金匱云。寸口脉沉而遲。沉則爲水。遲則爲寒。寒水相搏。跌陽脉伏。水穀不化。脾氣衰則驚。澹。胃氣衰則身腫。少陽脉卑。少陰脉細。男子則小便不利。婦人則經水不通。經爲血。血不利則爲水。名曰血分。

寸口脉沉爲水。遲爲寒。水與寒皆非外入之邪。乃由脾胃與衝脉血海合病所致。蓋胃海水穀之陽不布。則五陽虛竭。故生寒。衝脉血海之陰不生化。

則羣陰內結。故生水。水寒相搏於二海。故十二經
脈所稟水寒之狀。應見於寸口也。跌陽脾胃之脈
隱伏難於推尋。其人必水穀不化。脾氣衰則清濁
不分於裏。而鶩溏。胃氣衰則陽氣不行於表。而身
腫。兩有必至者。衝脈爲血之海。屬右腎之藏。三焦
是其府。男子以之藏精。女子以之繫胞。同一源也。
然在女則陰血海多。主病在男則陽三焦多。主病
其流各有不同焉。且衝脈無可診也。男子診其少
陽脈。卑知爲三焦氣不化。而小便不利。婦人診其
少陰脈。細知爲血海受病。而經水不通。是則男子

之水。由於氣不化。女子之水。由於血不通。誠一定之理矣。然而男子亦有病血者。女子亦有病氣者。仲景方中。氣病多有兼血藥者。血病多有兼氣藥者。蓋必達權通變。然後可造精微之域耳。

金匱舉治水寒次第之法。設爲問荅。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冲咽。狀如灸肉。當微咳喘。審如師言。其脉何類。師曰。寸口脉沉而緊。沉爲水。緊爲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當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後。榮衛相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腎氣上衝。咽喉塞噎。脚下急痛。

醫以爲留飲。而大下之。氣擊不去。其病不除。重複吐
之。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
手足浮腫。又與葶藶丸下水。當時如小差。食飲過度。
腫復如前。胸脇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揚溢。則浮咳喘
逆。當先攻擊冲氣令止。乃治咳。咳止其喘自差。先治
新病。病當在後。

脉沉爲水。脉緊爲寒。爲痛。水寒屬於腎。足少陰之
脉。自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其支者。從肺出
絡心。注胸中。凡腎氣上逆。必衝脈。與之並行。隨脈
所過。與正氣相冲擊。遂成以上諸病。陽衰之後。結

寒之邪。發而上冲。醫不治。其冲氣妄吐下之。遂損其腐熟水穀。傳化津液之胃。於是渴而飲水。小便不利。至積水四射。冲氣乘虛愈擊。尙可漫然治其水乎。故必先治冲氣之本。冲氣止。腎氣平。則諸證自差。未差者。各隨所宜。補陽瀉陰。行水實胃。疎通關元之積。寒久痺可也。立一法。而前後次第了然。無忒。學者可不知所宗乎。

師曰。寸口脉遲而濇。遲則爲寒。濇則爲血不足。跌陽脉微而遲。微則爲氣遲。則爲寒。寒氣不足。則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則榮衛不利。榮衛不利。則腹滿脇鳴。相

逐氣轉膀胱。榮衛俱勞。陽氣不通。即身冷。陰氣不通。即骨疼。陽前通則惡寒。陰前通即痺不仁。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實則失氣。虛則遺尿。名曰氣分。桂枝去芍藥加麻辛附子湯。論見本方下寸口以候榮衛。趺陽以候脾胃。脾胃虛寒。則手足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故逆冷也。逆冷之氣入積於中而不瀉。則內之溫氣去。寒獨留。故腹滿也。脾之募在季肋章門。寒氣入於募。正當少陽經脈之所過。少陽之府三焦也。既不能行。升發之氣於上。焦必及引。其在腹與入募之寒相逐。入於膀胱。

留積不去。榮衛愈益不通。腹滿胡飜而散。耶有時
陽雖前通。然孤陽獨至。衛氣終不充於腠理。故惡
寒。陰雖前通。然孤陰獨至。終不溫分肉。故痺而不
仁。必陰陽二氣兩相協和。榮衛通行無礙。而膻中
之宗氣始轉。宗氣一轉。則離照當空。濁陰之氣自
從下焦二陰之竅而散。第其散分虛實兩途。氣實
則從後陰。喧吹而出。氣虛則從前陰。淋漓而出。是
則寒氣之聚散。總關於溫氣之去存。故名之曰氣
分也。此等竿頭進步之言。讀其書者。明飲上池而
不知其味。豈非腥穢汨之耶。

比類金匱胃寒四則

反胃一證。金匱無顯條。但於嘔吐篇中。發與義四段。其脉其證。皆主陽氣衰微立說。但隱而不露。今特發明彙入中寒門後。以見人身陽氣所關之重。又見胸中陽氣與腎中真陽。差等不同。而治寒病之機。了然心目矣。

問曰。病人脉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飲。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脉乃數。數爲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脉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爲胃反。寒在於上。醫反下之。令脉反弦。故名。

曰虛

此條仲景形容脉證之變態。最爲微妙。凡脉陽盛則數。陰盛則遲。其人陽氣旣微。何得脈反數。脉旣數。何得胃反冷。此不可不求其故也。蓋脉之數。由於誤用辛溫發散。而遺其客熱。胃之冷。由於陽氣不足。而生其內寒。醫不達權。通變見其脉數。反以寒劑瀉其無過。致上下之陽俱損。其脉遂從陰而變爲弦。上之陽不足。日中已前所食亦不消化。下之陽不足。日暮已後。陽亦不入於陰。而糟粕不輸於大小腸。從口入者。惟有從口出而已。故曰胃氣

無餘言胃中之陽氣所存無幾所以反胃而朝食
暮吐也。

寸口脉微而數微則無氣無氣則榮虛榮虛則血不
足血不足則胸中冷

此條顯論脉理雖不言證隱緯上條反胃之證不
重舉耳人身之脉陽法天而健陰法地而翕兩相
和合不剛不柔不疾不徐冲和純粹何病之有哉
今微則陽不健運數則陰不靜翕陰陽兩乘其度
榮衛不充而胸中冷又不啻上條客熱已也夫榮
衛之氣出入藏府流布經絡本生於穀復消磨其

穀是榮衛。非穀不充。穀非榮衛不化。胸中既冷。胃必不能出納其穀。證成反胃。又何疑乎。

跌陽脉浮而濇。浮則爲虛。濇則傷脾。脾傷則不磨食。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脉緊而濇。其病難治。

脾氣運動。則脉不濇。胃氣堅固。則脉不浮。今脉浮。是胃氣虛。不能腐熟水穀。脉濇。是脾血傷。不能消磨水穀。所以陽時食入。陰時反出。陰時食入。陽時反出。蓋兩虛不相參合。故莫繇轉輸。下入大小腸也。河間謂跌陽脉緊內燥。盛而濕氣衰。故爲難治。

可見浮脉病成必變緊脉也。况緊而見瀉其血已
亡乎。上腕亡血。膈間乾澀。食不得入。下腕亡血。必
并大小腸皆枯。食不得下。故難治也。

嘔而脉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
主之。(五)

嘔則穀氣不資於脉。故脉弱。弱則陽氣虛。不能充
於內外。下焦虛則小便冷。自利。上焦虛則濁氣升
上。逼迫其陽於外。外雖假熱。內實真寒。證成厥逆。
所出之陽。頃刻決離而不返矣。治之誠難也。惟四
逆一湯。勝陰回陽。差有可用耳。

嘔證而兼厥逆下利乃陰寒之極陽氣衰微可知
反胃之嘔乃關格之嘔陰陽兩病殊不與下利厥
逆相雜不知金匱緣何重錄傷寒論中厥陰證一
條入在反胃一門豈其誤以嘔與反胃爲同證耶
醫學之不明自昔已然可慨也已茲並辨明以見
胸中之陽與腎中之陽大不同也胸中之陽如天
之有日其關係榮衛納穀之道最爲扼要前三條
所云是也蓋胸中下連脾胃其陽氣虛者陰血亦
必虛但宜用沖和之劑以平調藏府安養榮衛舍
純粹以精之藥不可用也腎中之陽如斷鼈立極

其關係命根存亡之機尤爲宏鉅。後一條所云是也。蓋腎中內藏真陽。其陽外亡者。陰氣必極盛。惟從事剛猛之劑。以摧鋒陷陣。勝陰復陽。非單刀直入之法。不可行也。如是而讀此四章。庶幾用法之權衡。因誤編而愈益明矣。

中寒色脉六則

中寒之色必見青者。以青乃肝之色也。故仲景云。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謂厥陰挾少陰腎水爲寒。寒極則陽亡。陽亡則死耳。

唇口青身冷爲入藏卽死。

五藏治內屬陰。主藏精宅神。血氣併寒邪而入。堵塞之。藏真之精氣不行。神機化滅。升降出入之道皆絕。榮絕則唇口青。靈樞曰。足厥陰氣絕則唇青。肝藏血氣絕則榮絕可知。

脉脫入藏卽死。入府卽愈。

脫者去也。經脈乃藏府之隧道。爲寒氣所逼。故經氣脫去其脈。而入於內之藏。卽死。入於內之府。卽愈也。

經曰。血氣奔走於上。則爲大厥。暴死。

上者。膻中。三焦之府也。又不盡指入藏言矣。又如邪客五絡。狀若尸厥者。以通血脈爲治。此但於頭面絡脈所過。通其血脈。則愈。又不盡指入府言矣。可見脈脫入藏入府者。脈之徵也。血氣走痺於上者。證之徵也。參互考訂。然後其死其愈。可得詳耳。

中寒脈散者死

脉脫內入脉散外出。內入猶有藏府之分。外出則與陽俱亡而不返矣。

尺脉遲滯沉細。寒在下焦。溫經散寒。其人可愈。

比類金匱胸腹寒痛十七則

寒痛多見於身之前。以身之背爲陽。身之前爲陰也。而身之前又多見於腹。以胸爲陰之陽。腹爲陰之陰也。仲景論心胸之痛屬寒證者十之二三。論腰腹之痛屬寒證者十之七八。亦何煥然明矣。茲舉內經金匱之與相與繹之。

經曰真心痛者寒邪傷其君也。手足青至節甚則旦發夕死。夕發旦死。

心爲神明之藏。重重包裹。百骸衛護。千邪萬惡。莫之敢干。必自撤其藩。神明不守。寒邪乃得傷犯。其

用勝寒峻猛之劑。僭逼在所不免。昌嘗思之。必大劑甘草。人參中少加薑附豆蔻。以溫之。俾邪去而藥亦不存。迺足貴耳。若無大力者。監之。其敢以暴易暴乎。

鍼經云。足太陰之脈。其支者。復從胃。別上注心中。是動則病。舌根脹。食則嘔。胃腕痛。腹脹善噫。心中急痛。此以脾病。四逆之邪。連及於心。其勢分而差緩。不若真心痛之卒死矣。卽太陰推之。足少陰厥陰客邪。皆可犯心。惟陽虛陰厥。斯舟中皆敵國矣。

厥心痛。乃中寒發厥。而心痛。寒逆心胞。去真心痛一

間耳手足逆而通身冷汗出便溺清利不渴氣微
力弱亦主旦發夕死急以朮附湯溫之(主)
諸經心痛心與背相引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宜亟溫
其經諸府心痛難以俯仰小腹上衝卒不知人嘔
吐泄瀉其勢甚銳宜亟溫其府至藏邪乘心而痛
不可救藥者多宜亟溫其心胞并注邪別脉經絡
藏府淺深歷然乃可圖功

心痛者脉必伏以心主脉不勝其痛脉自伏也不可
因其脉伏神亂駭爲心虛而用地黃白朮補之蓋
邪得溫藥則散加泥藥卽不散不可不慎之也溫

散之後。可陰陽平補之。

金匱論胸痺心痛之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以太過之陰。乘不及之陽。卽胸痺心痛。然總因陽虛。故陰得乘之。陽本親上。陽虛知邪中上焦。設陰脈不弦。則陽雖虛。而陰不上干。惟陰脈弦。故邪氣厥逆而上。此與濁氣在上。則生臙脹。同一病源也。胸痺有微甚不同。微者但通其上焦不足之陽。甚者必驅其下焦厥逆之陰。通胸中之陽。以薤白白酒。或括蕞半夏桂枝枳實厚朴乾薑白朮人參茸草。茯苓杏仁橘皮。擇用對病三四味。卽成一方。不但

苦寒不入。卽清涼盡。屏蓋以陽通陽。陰分之藥。所以不得預也。甚者則用附子烏頭蜀椒。大辛熱以驅下焦之陰。而復上焦之陽。發明三方於左。臨病之工。宜取則焉。

金匱又錯出一證云。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憤憤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此卽胸痺一門之證。故用方亦與胸痺無別。必編者之差誤。今併論於此。蓋陽受氣於胸陰乘陽位阻其陽氣。布息呼吸往來之道。若喘若嘔若噦。實又不然。但覺憤亂無可奈何。故用半夏生薑之辛溫以

燥飲散寒。患斯愈也。緣陰氣上逆。必與胸中之飲。結爲一家。兩解其邪。則陽得以布。氣得以調。而胸際始曠也。其用橘皮生薑及加竹茹人參皆此例也。

發明金匱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用烏頭赤石脂丸。心痛徹背。背痛徹心。乃陰寒之氣。厥逆而上。干者。橫格於胸背經脈之間。牽連痛楚。亂其氣血。紊其疆界。此而用氣分諸藥。則轉益其痛。勢必危殆。仲景用蜀椒烏頭。一派辛辣。以溫散其陰邪。然恐胸背既亂之氣難安。而卽於溫藥隊中。取用乾薑之

泥赤石脂之澀以填塞厥氣所橫衝之新隧俾胸
之氣自行於胸背之氣自行於背各不相犯其患
廼除此煉石補天之精義也今人知有溫氣補氣
行氣散氣諸法矣亦知有堵塞邪氣攻衝之竇令
胸背陰陽二氣並行不悖者哉

發明金匱胸痺緩急用薏苡仁附子散

（五）

胸中與太空相似天日照臨之所而膈中之宗氣
又賴以苞舉一身之氣者也今胸中之陽痺而不
舒其經脈所過非緩即急失其常度總因陽氣不
運故致然也用薏苡仁以舒其經脈用附子以復

其胸中之陽。則宗氣大轉。陰濁不留。胸際曠若太空。所謂化日舒長。曾何緩急之有哉。

發明金匱九痛丸

卷七

仲景於胸痺證後。附九痛丸。治九種心痛。以其久着之邪。不同暴病。故藥則加峻。而湯改爲丸。取緩攻。不取急蕩也。九種心痛。乃久客之劇證。卽腎水乘心。脚氣攻心之別名也。痛久血瘀。陰邪團結。溫散藥中。加生狼牙。巴豆。吳茱萸。驅之。使從陰竅而出。以其邪據胸中。結成堅壘。非搗其巢。邪終不去耳。合三方以觀仲景用意之微。而腎中之真陽有。

之則生無之則死其所重不可識耶
金匱云跌陽脉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胕
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

跌陽脾胃之脉而見微弦爲厥陰肝木所侵侮其
陰氣橫聚於腹法當脹滿有加設其不滿陰邪必
轉攻而上決無輕散之理蓋陰邪旣聚不溫必不
散陰邪不散其陰竅必不通故知其便必難勢必
逆攻兩胕而致疼痛較腹滿更進一步也虛寒之
氣從下而上繇腹而胕纔見一斑亟以溫藥服之
俾陰氣仍從陰竅走散而不上攻則善矣

仲景所謂此虛寒自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苞舉陰病證治了無剩義。蓋虛寒從下上。正地氣加天之始。用溫則上者下聚者散。直捷痛快。一言而終。故卒病論雖亡。其可意會者。未嘗不宛在也。

金匱云。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爲虛。

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爲寒。當與溫藥。

中寒其人下利。以裏虛也。

裏虛下利。卽當溫補藏氣。防其竭絕。

病者痿黃。躁而不渴。胸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

痿黃乃中州土敗之象。躁而不渴。乃陰盛陽微之

象胸中寒實乃堅冰凝沍之象加以下利不止此時卽極力溫之無能濟矣蓋堅在胸而瑕在腹堅處拒藥不納勢必轉趨其瑕而奔迫無度徒促其藏氣之絕耳孰謂虛寒下利可不乘其胸中陽氣未漓陰寒未實蚤爲溫之也乎

發明金匱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用附

子粳米湯

(三)

腹中陰寒奔迫上攻胸脇以及於胃而增嘔逆頃之胃氣空虛邪無所隔徹入陽位則殆矣是其餘患之機所重全在胃氣乘其邪初犯胃尙自能食

而用附子粳米之法。溫飽其胃。胃氣溫飽。則土厚。而邪難上越。胸脇逆滿之濁陰得溫。無敢留戀。必還從下竅而出。曠然無餘。此持危扶顛之手眼也。發明金匱腹痛脉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卽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卽爲寒疝。寒疝繞腹痛。若發則自汗出。手足厥冷。其脉沉弦者。用大烏頭煎。三繇內經心疝之名推之。凡腹中結痛之處。皆可言疝。不獨罌丸間爲疝矣。然寒疝繞腹痛。其脉陽弦。陰緊。陽弦故衛氣不行。而惡寒。陰緊故胃中寒盛。不殺穀。邪卽胃中之陰邪。正卽胃中之陽氣也。論

胃中水穀之精氣與水穀之悍氣皆正氣也。今寒入榮中與衛相搏。則榮卽爲邪。衛卽爲正矣。繞臍腹痛。自汗出。手足厥冷。陽微陰盛。其候危矣。故用烏頭之溫。合蜜之甘。入胃以建其中。而緩其勢。俾衛中陽旺。榮中之邪自不能留。亦不使虛寒自下。上之微旨也。

...
...
...
...
...

土。文。外。有。小。...

通。中。國。...

烏。...

...

...

胃。中。水。...

比類金匱。虛寒下利六則。

內經曰。下利發熱者死。此論其常也。仲景曰。下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此論其暴也。蓋暴病有陽則生。無陽則死。故虛寒下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或其人藏中真陽未漓。或得溫補藥後。其陽隨返。皆是美徵。此但可收拾其陽。協和其陰。若慮其發熱。反如常法。行清解之藥。鮮有不殺人者矣。仲景曰。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

手之三陽起於手。足之三陽起於足。故手足爲諸

陽之本。而脉又爲氣血之先。平人氣動其息。血充其形。出陽入陰。互爲其根。若陰寒極盛。則陽氣不布於經脉。五液不行。聚而下利。其脉則無。其手足則冷。去生遠矣。此時藥不能及。姑灸之以艾。試其人陽氣之存否。若微陽未絕。得艾氣之接引。重布經脉。手足轉溫。隨用溫經回陽藥以繼之。若無根之陽。反從艾火逆奔爲喘。則陽從上脫。不復返矣。吁嗟。萬物觸陽舒之煖。而生。觸陰慘之寒。而殺。世人戕賊其陽。猶或諉爲不知。醫操活人之術。乃戕賊夫人之陽。以促人之亡者。豈亦諉之不知耶。

仲景又曰。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今自愈。

上條昌會仲景意云。灸後手足轉溫。隨用溫經回陽藥以繼之。今觀此條。不藥自愈之證。其奧妙愈推愈廣。蓋重緯下利。脈沉弦者下重。脈大者爲未止。脈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之文。而致其精耳。彼脈微弱而數。利欲自止。但得不死耳。病未除也。此獨言脈弱乃陰退陽復。在表作微熱。在裏作微渴。表裏之間。微有不和。不治自愈。治之必反不愈矣。仲景凡喫緊叮嚀處。俱金鍼未度。今僭明之。蓋外感證。在表則發熱。在裏則作渴。不但微

熱不可盡去。卽作渴。亦有不同。如少陰病。五六日。自利而渴。其小便白者。則不爲裏熱。而爲腎虛引水自救。設以裏熱之渴治之。寧不殺人乎。昌故會仲景意云。不治自愈。治之必反不愈。謂夫慮周千變之醫。世難輕覲耳。

仲景又云。下利脉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圍膿血。以有熱故也。

此一條病機。不但治傷寒病爲扼要。卽治陰病。最宜消息。蓋下利而本之陽虛陰盛。得至脉數而渴。是始焉陰盛。今則陽復矣。故自愈也。設不愈。則不

但陽復必其陽轉勝。夫陰而圍膿血也。五運六氣有勝必有復。內經謂無贊其復是謂至治。可見復則必有過甚之害。夫既復矣而重贊之欲何求耶。治陰病者其陽已復而重贊之寧不亢而有悔哉。仲景又云。下利脉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胃汗出而解。病人必微熱。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太陽陽明併病。面色緣緣正赤者。爲陽氣拂鬱在表。宜解其表。此之下利脉沉遲而面見小赤。身見微熱。乃陰寒格陽於外。則身微熱。格陽於上。則面

小赤。仲景以爲下虛者。謂下無其陽。而反在外在上。故云虛也。虛陽至於外。越上出。危候已彰。或其人陽尚有根。或服溫藥以勝陰。助陽陽得復返。而與陰爭。差可恃以無恐。蓋陽返雖陰不能格。然陰尙盛。亦未肯降。必鬱冒少頃。然後陽勝而陰出。爲汗。陰出爲汗。邪從外解。自不下利矣。鬱冒汗出。儼有龍戰於野。其血玄黃之象。陽入陰出。從危轉安。其機之可畏。尙若此。誰謂陰邪可聽其盛耶。

仲景又云。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

脉絕不惟無其陽亦無其陰陽氣破散豈得陰氣
不消亡乎。晬時脉還乃脉之伏者復出耳。脉豈有
一息之不續耶。仲景用灸法正所以通陽氣而觀
其脉之絕與伏耳。故其方卽名通脉四逆湯。服後
利止而脉仍不出。是藥已大應。其非脉絕可知。又
加人參以補其亡血。斯脉自出矣。成法具在。宜究
心焉。

新書

應以藥劑師其方以藥劑師自出天

論道而謂之不出其藥日大款其

其類公藥與外其地其六國

一類公不其藥牛景世其出

本編寸平其藥牛景世其出

細詳下其藥牛景世其出

中寒門諸方卷之二

①附薑白通湯

治暴卒中寒厥逆嘔吐瀉利色清

氣冷肌膚凜慄無汗盛陰沒陽之證

附子

炮去皮

乾薑

炮各五錢

蔥白

五莖取汁

猪膽

大者半枚

右用水二大盞煎附薑二味至一盞入蔥汁并猪膽汁和勻温服再用蔥一大握以帶輕束切去兩頭留白二寸許以一面熨熱安臍上用熨斗盛炭火熨蔥白上面取其熱氣從臍入腹甚者連熨二三餅又甚者再用艾炷灸關元氣海各二三十壯內外協攻務在一

時之內。令得陰散陽回。身溫不冷。次用第三方。

②附薑湯 治卒暴中寒。其人腠理素虛。自汗淋漓。身冷手足厥逆。或外顯假熱躁煩。乃陰盛於內。逼其陽亡於外。卽前方不用蔥白也。

附子炮去皮臍 乾薑炮 各五錢

右用水二大盞煎至一盞。略加猪膽汁一蛤蜊壳。侵和溫冷服。不用蔥熨及艾灼。

③附薑歸桂湯 治暴病用附薑湯後。第二服隨用

此方繼之。因附薑顛主回陽。而其所中寒邪。

先傷榮血故加歸桂驅榮分之寒。纔得藥病相當也。

附子

炮去皮
臍

乾薑

炮

當歸

肉桂

各二錢
五分

服。右用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入蜜一蛤蜊壳温

④附薑歸桂參茸湯 治陽氣將回陰寒少殺略有

端緒第三服即此方。

附子

炮去皮
臍

乾薑

炮

當歸

肉桂

各二錢
五分

人參

甘草

灸
各二錢

右用水二大盞煨薑三片大棗二枚自汗不用煨薑

煎至一盞入蜜三蛤蚧壳温服

⑤辛温平補湯

治暴中寒證服前三方後其陽已

回身温色活手足不冷吐利漸除第四方即

用此平調藏府榮衛俾不致有藥偏之害

附子

炮去皮
臍

乾薑

炮
各五分

當歸

一錢

肉桂

五分

人參

甘草

炙

黃芪

蜜炙

白朮

土炒

白芍

酒炒
各一錢

五味子

十二粒

右用水二大盞煨薑三片大棗二枚擘煎至

一盞加蜜五蛤蚧壳温服

⑥甘寒補氣湯

治中寒服藥後諸證盡除但經絡

間微有窒塞。辛溫藥服之不能通快者。第五方用甘平助氣藥緩緩調之。

人參 一錢

麥冬 一錢

黃芪 蜜炙二錢二分

白芍 一錢 酒炒

甘草 炙七分

生地黃 二錢

牡丹皮 八分

淡竹葉 鮮者取汁少許更妙乾者用七分

右用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加梨汁少許熱服。

無梨汁用竹瀝可代。

六方次第昌所自訂者也。然仲景卒病方論

無傳難以徵信。再取傷寒論并金匱治虛寒

諸方發明為例。見治熱病雜病之虛寒者。用

藥且若此。而治暴病之說。可深信不疑矣。更

取諸家方治評定得失大意以昭法戒傷寒十四方金匱十二方評定通用成方十則共得四十二方

⑦桂枝湯加附子方

治傷寒發汗過多汗漏不止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亡陽之證

方論俱見本集前

桂枝 三錢

芍藥 三錢 酒炒

甘草 二錢 炙

附子 炮去皮 臍三錢

煨薑 二錢

大棗 二錢 劈

右用水二大盞煎至一盞溫服

按漏汗亡陽之證煨薑辛散酌用一錢可也

⑧真武湯

治太陽誤汗不解悸眩睵振亡陽之證

又治少陰腹痛下利。有水氣之證。

茯苓 三兩 芍藥 三兩 生薑 三兩 白朮 二兩

附子 一枚炮 臍破 瓦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若欬者加五味子半升細辛乾薑各一兩

細辛乾薑之辛以散水寒五味之酸以收肺氣而止欬

若小便利者去茯苓

茯苓淡滲而利竅小便既利即防陰津暗竭不當更滲

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二兩

芍藥收陰而停液，非下利之所宜。乾薑散寒而煨土，土煨則水有制。

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成半斤。

嘔加生薑宜矣，乃水寒上逆為嘔，正當用附子者，何以反去之耶？蓋真武湯除附子外，更無熱藥，乃為脾胃素有積熱，留飲慣嘔而去之，又法外之法耳。觀後通脈四逆湯嘔者，但加生薑，不去附子，豈不甚明，所以暴病之嘔，即用真武尚不相當也。

九芍藥甘草附子湯 治傷寒發汗不解，反惡寒，陽

虛之證。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灸

附子

一枚炮去皮 臍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溫服半升。

十茯苓四逆湯 治傷寒汗下屢誤，陰陽兩傷，煩躁

之證。

茯苓 六兩

人參 一兩

甘草 二兩

乾薑 一兩

附子 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①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治傷寒下之後，脈促胸

滿，微惡寒，陽虛之證。又治風濕相搏之證。

去芍藥加白朮亦治風濕相搏。

桂枝 三兩 去皮

甘草 二兩 炙

附子 一枚 炮

生薑 三兩 切

大棗 十二枚 擘

右五味。啖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

⑤ 乾薑附子湯 治傷寒下之後復發汗。晝煩躁。夜

安靜。脈沉微。陽虛之證。

乾薑 一兩

附子 一枚生用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⑥ 甘草附子湯 治風濕相搏。煩疼掣痛。短氣惡風。

陽虛之證。

甘草 二兩

附子 二枚炮去皮

白朮 二兩

桂枝 四兩去皮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止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為妙。

④附子瀉心湯

治傷寒心下痞。惡寒汗出熱邪既

盛。真陽復虛之證。金匱有大黃附子湯亦同

此意。見二十九方。

大黃

二兩

黃連

黃芩

各二兩

附子

一枚炮別煮散汁

右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湯漬之。須臾絞去滓。

內附子汁分溫再服。

⑤四逆湯

治三陰經證。四肢厥冷。虛寒下利。急溫

其藏之總方。

甘草 二兩 炙

乾薑 三兩 強人 可四兩

附子 六者 一枚 生去皮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分温再服

⑤通脉四逆加減湯 治厥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

厥逆惡寒脉微欲絕之證即前四逆湯方

面色赤者加蔥九莖 面色赤陽格於上也加蔥通陽氣也故名通脉

腹中痛者去蔥加芍藥二兩 腹中痛真陰不足也去蔥惡其

順陽也加芍藥收陰也

嘔者加生薑二兩

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 咽痛陰氣上結也去芍藥惡其

欽氣聚陰也加桔梗利咽也

利立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参二兩。利止邪欲罷也。
脉仍不出。陽氣未復也。脉者氣血之先。陽氣未復。亦兼陰血不充。故加人参補其氣血也。
去桔梗者。惡其上載而不四通也。

⑦白通湯 治少陰病。但見下利。藏寒。陰盛。用此以

通其陽。勝其陰。

葱白 四莖 乾薑 一兩 附子 一枚 生 去皮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⑧白通加猪膽汁湯 治少陰下利。脉微與上白通

湯服之。利不止。厥逆無脉。乾嘔煩者。用此加

猪膽汁湯。為鄉導服。湯脉暴出者死。微續者

葱白 四莖

乾薑 一兩

附子 一椀 生薑 破八片

人尿 五合

猪膽汁 一合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膽汁、人尿和令相得、分温再服、若無膽汁、用人尿亦可。

丸

附子湯 治少陰病。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陽虛

之證。灸後用此方。又治少陰身體痛。手足寒。脉沉。陽虛之證。

附子 二枚 破八片

茯苓 二兩

人參 二兩

白朮 四兩

芍藥 三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日三服

③麻黃附子甘草湯 治傷寒少陰經。二三日無裏

證。用此方溫經微發其汗。金匱用治少陰水
病。少氣脈沉虛脹者。發其汗即已。又少陰無
裏證。而有表證。反發熱者。去甘草加細辛。名
麻黃附子細辛湯。二方皆少陰表法也。

已上十四方引證
仲景傷寒證治

④白朮附子湯 金匱治風濕相搏身體煩疼不能

轉側。脈浮虛而瀋者。用桂枝附子湯。若大便

堅小便自利者用此方。

白朮 二兩

附子

一枚半
炮去皮

甘草

一兩
炙

生薑

一兩半
切

大棗 六枚
劈

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三服、
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
冒狀、勿怪、卽是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
除故耳

又近効方朮附湯、治風虛頭重眩苦極不知
食味、用此方煖肌補中、益精氣、

桂枝去芍藥加麻辛附子湯 治氣分心下堅大

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

桂枝 三兩

生薑 三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麻黃 二兩

細辛 二兩

附子 一枚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分溫三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即愈金匱論水氣病寸口脈遲而澹至名曰氣分一段與義前明之矣今觀此證氣分之水結聚心下堅大如盤內水與外風相挾漫無解散之期榮衛之氣且無繇通行相得膈中之大氣更無繇豁然而轉其氣祇從邊旁走動

如旋杯之狀。苦且危矣。此方桂枝湯去芍藥之酸收。而合麻黃附子細辛湯之溫散。明是欲使少陰之水寒。及所挾之外風。一汗而內外雙解無餘。故云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則愈。其非少陰水寒。及不挾外風之證。自是胃中蓄積水飲至多。上結心下。但用枳實白朮二味。治其水飲。腹中冥。卽當散矣。金匱雖未明言。究竟氣分之水。不越此陰陽二治。故不厭其複。重釋於此方之下。

③ 崔氏八味丸 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 又治虛

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又治短氣有

微飲引從小便出。

乾地黄 八兩

棗黃

薯蕷

各四兩

澤瀉

茯苓

牡丹皮

各三兩

桂枝

附子

各二兩

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金匱用崔氏八味丸成方。治脚氣上入少腹

不仁者。脚氣即陰氣。少腹不仁。即攻心之漸。

故用之以驅逐陰邪也。其虛勞腰痛。少腹拘

急。小便不利。則因過勞其腎。陰氣逆於少腹。

阻遏膀胱之氣化。小便自不能通利。故用之以收攝腎氣也。其短氣有微飲者。飲亦陰類。阻其胸中空曠之陽。自致短氣。故用之引飲下出。以安胸中也。乃消渴病飲水一斗。小便亦一斗。而亦用之者何耶。此不但腎氣不能攝水。反從小便恣出。源泉有立竭之勢。故急用之以逆折其水。不使順趨也。夫腎水下趨之消。腎氣不上騰之渴。舍此曷從治哉。後人謂八味丸爲治消渴之聖藥。得其旨矣。然今世以爲壯水益火。兩腎平補之套藥。曾不問

其人小便之利與不利口之渴與不渴一槩施之總於金匱之義有未悉耳

⑤括婁瞿麥丸 治小便不利有水氣其人渴

括婁根 二兩

茯苓 三兩

薯蕷 三兩

附子 一枚

瞿麥 一兩

右五味末之煉蜜丸梧子大飲服三丸日三服不知增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溫爲知金匱治小便不利而淋且渴者用之以其胃中有熱腹中有寒故變八味丸之制爲此丸見其人跌陽脈數卽胃中有熱胃熱必消穀

引食大便必堅小便必數是其淋而且渴爲胃熱中消明矣。故用括蕪以清胃熱。茯苓瞿麥以利小水。然腎中寒水之氣上入於腹則腹中必冷。故用附子以勝其寒。方下云以小便利腹中溫爲知。製方之義可繹思也。

⑤ 薏苡附子散 金匱治胸痺緩急之證

薏苡仁

二兩

大附子

一枚

右二味杵爲散服方寸匕日三服

⑥ 烏頭赤石脂丸 金匱治心痛徹背背痛徹心

蜀椒

一兩

烏頭

半兩

附子

半兩

乾薑

半兩

赤石脂 一兩 煨淬

右五味末之蜜丸如桐子大先食服一丸日
三服不知稍加服

⑤九痛丸 金匱治九種心痛兼治卒中惡腹脹痛

口不能言又治連年積冷流注心胸痛并冷

腫上氣落馬墜車血疾等

附子 三兩 炮 生狼牙 一兩 炙香 巴豆 一兩 去皮 熬研 人參

乾薑 吳茱萸 各一兩

右六味末之煉蜜丸如桐子大酒下強人初

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丸

附子粳米湯 金匱治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

逆滿嘔吐

附子一枚炮

半夏半升

甘草一兩

大棗十枚

粳米半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湯成去滓温服一

升日三服

大建中湯 金匱治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

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而不

可觸近者

蜀椒二合去汗

乾薑四兩

人參二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膠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分溫再服如一炊頃可飲粥二升後更服當一日食糜溫覆之

③大烏頭煎 金匱治心腹痛脉弦緊邪正相搏即

為寒疝繞臍痛若發則自汗出手足厥冷者

烏頭 大者五枚熬去皮不咬咀

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蜜二升煎令

水氣盡取二升強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

差明日更服不可日再服

又方治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

痛灸刺諸藥不能治，用本方以桂枝湯五合，解令少清，初服二合，不知，卽服三合，又不知，復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狀，得吐者爲中病。外臺烏頭湯治寒疝腹中絞痛，賊風入攻五臟，拘急不得轉側，發作有時，使人陰縮，手足厥逆，卽此合桂枝湯方也。

③

大黃附子湯

金匱治脇下偏痛發熱，其脈緊弦。

此寒也，以溫藥下之。

大黃

二兩

附子

二枚
炮

細辛

二兩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若強

人煮取二升半分溫三服服後如人行四五里進一服

仲景治傷寒熱邪痞聚心下而挾陽虛陰盛之證用附子瀉心湯之法矣其雜證脇下偏痛發熱爲陽其脉弦緊爲陰寒上逆者復立此溫藥下之一法然仲景諄諄傳心後世領略者鮮金匱又別出一條云其脉數而緊乃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數脉弦者當下其寒脉緊而遲者必心下堅脉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讀者罔識其指詎知皆以溫藥下

之之法耶。其曰當下其寒。曰陽中有陰。試一提出其金鍼不躍然乎。

⑤赤丸 治寒氣厥逆

茯苓 四兩

烏頭 二兩 炮

半夏 四兩 洗一

細辛 一兩 千金 作人參

右四味末之。內真朱為色。煉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飲下三丸。日再服。不知稍增之。以知為度。

已上十二方引證金匱證治

⑥論建中之法

傷寒有小建中湯一法。乃桂枝湯加膠飴。其六味治

二三日心悸而煩。欲傳不傳之邪。以其人中氣餒弱。不能送邪外出。故用膠飴之甘。小小建立中氣。以祛邪也。金匱有黃芪建中湯一法。於小建中湯內加黃芪。治虛勞裏急自汗。表虛肺虛諸不足證。而建其中之衛氣也。金匱復有大建中湯一法。以其人陰氣上逆。胸中大寒。嘔不能食。而腹痛至極。用蜀椒乾薑人參膠飴。大建其中之陽。以驅逐濁陰也。後人推廣其義。曰樂令建中湯。治虛勞發熱。以之並建其中之榮血。曰十四味建中湯。治臟氣素虛。以之兩建其脾中腎中之陰陽。仲景爲祖。後人爲孫。一脉淵源。猗歟盛。

矣。建中如天子建中和之極。揖遜征誅。皆建中內當
然之事。虛羸之體。服建中後。可汗可下。誠足恃也。至
理中則燮理之義。治中則分治之義。補中溫中。莫非
惠先京國之大端矣。緣傷寒外邪。逼處域中。法難盡
用。仲景但於方首以小之一字。示其微意。至金匱治
雜證。始盡建中之義。後人引伸觸類。曲暢建中之旨。
學者必於前人之方。一一會其大意。庶乎心手之間
無入而不自得也。

④論東垣升陽益胃湯、黃芪補胃湯二方、彙方諸書
採治惡寒之證。其誤最大。

惡寒一證。大率陽虛所致。有微甚之不同。微者用桂枝湯。加人參黃芪甚者。并加附子。仲景之法。精且備矣。後世全不究心。但曰外感。遵仲景內傷法。東垣取東垣升陽益胃黃芪補胃二湯。爲表虛惡寒之治。此不可不辨也。蓋表爲陽。表虛卽表之陽虛。故惡寒也。與升陽益胃之方。迥不相涉。升陽益胃者。因其人陽氣遏鬱於胃土之中。胃虛不能升舉其陽。本內經火鬱發之之法。益其胃以發其火也。升陽方中。半用人參黃芪。白朮甘草益胃。半用獨活羌活防風柴胡升陽。復以火本宜降。雖從其性而升之。不得不用澤瀉。

黃連之降。以分殺其勢。製方之義若此。至黃芪補胃湯。則并人參不用。而用白芷藁本升麻麻黃黃檗。大升小降之矣。然陽火鬱於胃土之中。其時寒必兼時熱。其脉必數實。其證必燥渴。若不辨而簡其方以治。陽虛陰盛。有寒無熱。脉微不渴之惡寒。寧不殺人乎。

⑤論扶陽助胃湯

此方乃東垣弟子羅謙甫所製。治虛寒逆上胃痛之證。遵內經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佐以若溫之旨。用附子乾薑之大辛熱者。溫中散寒。用草豆蔻益智仁辛甘大熱者。驅逐胃寒。同爲主治。用甘草之甘溫。白朮

陳皮之苦溫。溫養脾氣以佐之。寒水挾木勢侮土。故作急痛。用桂以伐腎邪。用芍藥以瀉肝木。用吳茱萸以泄胸中厥逆之氣。三使分猷而出。井井有條。謙甫師事東垣二十年。盡得東垣之學。觀此方以扶陽助其胃爲名。明是中寒。繇於胃寒。一似韓祇和法門較之。升陽益胃。不啻岐途矣。要知東垣治火鬱發其火。則烟熄。謙甫治無火。補其土。則氣溫。用方者可不辨之於蚤乎。語云。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謙甫真不愧東垣弟子矣。

(美)論附子理中湯

理中湯古方也。仲景於傷寒證微示不用之意。故太陽悞下。協熱而利。心下痞鞭。表裏不解。用理中湯加桂枝。而更其名曰桂枝人參湯。及治霍亂證。始仍理中之舊。此見理中非解外之具矣。然人身脾胃之地。總名中土。脾之體陰而用則陽。胃之體陽而用則陰。理中者。兼陰陽體用而理之。升清降濁。兩擅其長。若脾腎兩臟。陽虛陰盛。本方加附子。又以理中之法兼理其下。以腎中之陽。較脾中之陽。關係更重也。後人更其名曰附子補中湯。換一補字。去兼理之義。遠矣。寶鑑復於本方加白芍。白茯苓。厚朴。草豆蔻。陳皮。名曰

附子溫中湯治中寒腹痛自利完穀不化脾胃虛弱
不喜飲食懶言困倦嗜臥等證反重健運之陽不重
蟄藏之陽燻亂成法無足取也夫既重溫脾附子可
以不用既用附子溫腎卽不當襍以白芍之酸寒况
完穀不化亦豈厚朴陳皮豆蔻所能勝哉嗟夫釜底
有火乃得腐熟水穀冷灶無烟世寧有不炊自熟之
水穀耶後人之不逮古昔遠矣今人競宗補腎不如
補脾不知此語出自何典而庸俗方信爲實有是說
豈非俚淺易入耶又三因桂香丸潔古漿水散未免
太過仲醇脾腎雙補丸未免不及太過則陽亢不及

則陰凝。總不若附子理中之無偏無陂矣。

⑤論增損八味丸

古方崔氏八味丸用附桂二味陽藥入地黃等六味陰藥之中。金匱取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其意頗微。蓋地氣上加於天。則獨用薑附之猛以勝之。地氣纔入少腹。適在至陰之界。無事張皇。所以但用陽藥加於陰藥內治之。不必偏於陽也。至腎水泛溢。婦人轉胞。小便不利。則變其名爲腎氣丸。而藥仍不變。蓋收攝腎氣。則腎水歸源。而小便自行。亦無取偏陽爲矣。觀此則治陽虛陰盛之卒病。其當用純陽無陰。更復

何疑後人於脚氣入腹。少腹不仁而見上氣喘急嘔吐自汗不識其證。地氣已加於天。襲用此方不應。乃云此證最急。以賢乘心水尅火。死不旋踵。用本方加附桂各一倍。終是五十步笑百步。不達卒病大關。徒以腎乘心水尅火。五臟受尅爲最急。不知五臟互相尅賊。危則危矣。急未急也。厥後朱奉議治脚氣變八味丸爲八味湯。用附子乾薑芍藥茯苓甘草桂心人參白朮。其義頗精。於中芍藥甘草人參。臨證更加裁酌。則益精矣。奈何無識之輩。復以此湯插入已見去桂心。加乾地黃。以陰易陽。奚啻千里。而方書一槩混

收。詎識其爲奉議之罪人乎。

⑤論三因治自汗用芪附朮附參附三方

黃芪一兩、附子五錢、名芪附湯。白朮一兩、附子五錢、名朮附湯。人參一兩、附子五錢、名參附湯。三方治自汗之證。審其合用何方。煎分三服服之。其衛外之陽不固而自汗。則用芪附。其脾中之陽遏鬱而自汗。則用朮附。其腎中之陽浮游而自汗。則用參附。凡屬陽虛自汗。不能舍三方爲治耳。然三方之用。則大矣。芪附可以治虛風。朮附可以治寒濕。參附可以壯元神。三者亦交相爲用。其所以祇用二物比而成湯。不襍

他味者。用其所當用。功效若神。誠足貴也。年高而多
姬妾者。每有所失。隨進參附湯。一小劑。卽優爲而不
勞。仕宦之家。彌老而貌若童子。得力於此方者。頗衆。
故治自汗一端。不足以盡三方之長也。以黃芪人參
爲君。其長駕遠馭。附子固不能以自恣。朮雖不足以
制附。然遇陽虛陰盛。寒濕沉錮。卽牛附在所必用。亦
何取制伏爲耶。金匱近効白朮附子湯中。卽本方加
甘草一味。仲景取之以治痺證。豈非以節制之師。緩
圖其成乎。急證用其全力。卽不可制。緩證用其半力。
卽不可不制。至如急中之緩緩中之急。不制而制。制

而不制。妙不容言矣。

⑤論寶鑑桂附丸

方用川烏、黑附、乾薑、赤石脂、川椒、桂六味爲丸。療風邪冷氣入乘心絡。臟腑暴感風寒。上乘於心。令人卒然心痛。或引背脊。乍間乍甚。經久不差。按此方原倣金匱九痛丸之例。治久心痛。而云暴感風寒。入乘於心。令人卒然心痛。則是素無其病。卒然而痛矣。卒病宜用湯以盪之。豈有用丸。且服至一料之理。千萬方中。獲此一方。有合往轍。又不達製方之蘊。學者將何所宗乎。况邪在經絡。則治其經絡。邪在府。則治其府。

邪在臟則治其臟。此方卽變爲湯，但可治臟病，不可治府及經絡之病。蓋臟爲陰，可勝純陽之藥。腑爲陽，必加陰藥一二味，以監制其僭熱。經絡之淺，又當加和榮衛，并宜導之藥矣。因併及之。

④論得効葦撥丸

虛寒泄瀉，宜從溫補固矣。然久瀉不同暴病，且有下多亡陰之戒。方中用附子勝寒，當兼以參朮。如理中之例可也。乃用乾薑、復用良薑，用葦撥、復用胡椒，用丁香、復用豆蔻，惟恐不勝其瀉。曾不思五臟氣絕於內，則下利不禁。其敢以一泓香燥，坐耗臟氣耶。後人

復製萬補丸。雖附子與人參當歸白朮同用而仍蹈前轍。丁沉乳苧草蔻肉蔻薑桂藜揆既無所不有。更加陽起鍾乳赤脂石性之悍。冀圖瀋止其瀉。而不知盡劫其陰。徒速人臟氣之絕耳。用方者鑒諸。

④論本事溫脾湯

學士許叔微製此方。用厚朴乾薑甘草桂心附子各二兩。大黃四錢。煎六合頓服。治錮冷在腸胃間。泄瀉腹痛。宜先取去。然後調治。不可畏虛以養病也。叔微所論深合仲景以溫藥下之之法。其大黃止用四錢。更爲有見。夫錮冷在腸胃而滑泄矣。卽溫藥中寧敢

多用大黃之猛。重困之乎。減而用其五之一。乃知叔微之得於仲景者深也。仲景云。病人舊微溏者。梔子湯不可與服。又云。太陰病。脈弱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卽是觀之。腸胃錮冷之滑泄。而可恣用大黃耶。不用則溫藥必不能下。而久留之邪。非攻不去。多用則溫藥恐不能制。而洞下之勢。或至轉增。裁酌用之。真是法矣。玉機微義。未知此方之淵源。不爲首肯。亦何貴於論方哉。

④論本事椒附散

治項筋痛連背髀。不可轉移。方用大附子一枚。炮去

皮臍爲末。每服二錢。用川椒二十粒。以白麵填滿。水一盞。生薑七片。同煎至七分。去椒。入鹽。空心服。叔微云。予昔親患此。服諸藥無効。嘗憶千金髓。有腎氣攻背強一證。處此方與之一服。瘥。觀此而昌陰病論中所謂地氣從背而上入者。項之頸筋粗大。頭項若冰。非臆說矣。夫腎藏真陽。陽盛則百骸溫煖。陽衰則一身沍寒。至陽微則地氣上逆者。其冷若冰。勢所必至。此但項筋痛連背髀。殊非暴證。且獨用附子爲治。則暴病必藉附子全力。大劑服之。不待言矣。少陵詩云。竒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安得起宋代之叔微。劇談。

陰病乎。

醫門法律卷之二終

醫門法律

卷之二

諸方

三